娛老集

半部稾四刻

PL
2705
A4A6
1689
v.7

LIBRARY
SEP 29 195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娛老集

安丘張氏世譜

張氏世譜者應父友杞園先生之命而述也張爲姓於望最夥詩有張仲史冊所載漢留侯世家唐宰相系表及宋中興諸君子名賢輩出聲烈郁然顧自五季典籍放失士大夫鮮有爲譜牒專家之學者而先生之自敘亦雅負武襄不附梁公之義曰吾惟恪據見聞以明宗祏紀世系而止愉乃敢拜手受命爲謹按張氏之先有明初自淮安來者爲處士公諱友至安丘濰水

東厈高柯莊濰水土人皆呼淮河其鄉亦號臨淮公慨然曰吾去淮適淮殆是前緣舍此安歸乎遂占籍長子孫焉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而於卜居之中寓其鄉思淡心寄託規模已弘遠矣自是以後孝弟力田隱約十畝間數傳而至武安公諱澄爾時承元舊習人不知書有司令鄉三老各舉資質秀異者教諸學宮衆以公應試而才之遂補博士弟子廩縣官正德中省試以第六人獲雋矣爲權璫屬所親者易之同考

某公出所刊字偁聲諸朝公謝曰遇合得失天
命之矣彼挾勢而敚吾復攘臂而爭不幾以科
目為訟端乎既不得志于有司僅循次貢京師
授武安簿雖未獲竟其用而直方之槩詩書之
澤寔于公為權輿焉武安公子五人文學公諱
守棠其第三子也字明甫號東津少來好書以
文行名於時潛心康節易數言多奇中時有知
幾其神之譽嘗夜行遇盜萑蒲中露刃相向詢
知姓名僉曰善人也翼之出境其德足感人見

於兒暴者猶如此文學公二子次諱民感字爾
孚郎汪編修所傳贈司理霖海公而高司寇表
其阡施殿讀誌其墓者也公爲邑諸生嚴毅修
潔以綱常名教爲已任中年無子買一妾有殊
色而淚痕盈頰詰之知其衣冠族爲家人所紿
立遣歸不索直女抵舍仰天祝曰公長者當生
三賢子報之後果不爽晚年以諸子方幼悉槖
中千金裝付從子孝廉青紳曰嬛嬛諸孤豈堪
以懷璧賈罪需其成歸之否則自取之耳遂納

食楄舁去人無知者及諸子漸長書紳大會戚
郤悉還原金人咸歎服謂公誠能感人知足庇
後也卒後五十年以季子貴贈文林郎大名府
推官當霖海公之捐賓客也長子年十一次三
歲季尚在娠長公以夢羅文毅而生故諱嗣倫
字勉斯號紹海孝廉公也次公生時父夢蒲萄
蔓延于庭故諱繼倫而字以漢萄一字學海明
經雪松先生也季公當娠時霖海公謂王孺人
曰育必男也且大吾門矣及公沒六月而生諱

緒倫字彛敘又曰觀海侍御公也孝廉公少孤事母純孝㪅兩弟如子鞠育勖勉曾不遺力故皆以文章著聲一時有安丘三張之號中萬曆壬子鄉試與武安公當日名次適符人以爲天道云屢上春官不第退處涼水灣頭築室種樹不交世事平生無非禮之動匿情之談其是非可否關邑重輕焉晚年以母病驚心遂成瘨痼緜延數年一夕呼母而卒子喜聞諸生早世雪松先生恪守兄教克自厎厲崇禎三年以選貢

中山東鄉試副榜恩例當授縣令不就素工書
善鼓琴卽用以自娛好爲德於鄉里爲人嘖子
爲人釋難猝需冗求趣具曲應固不可縷指也
李自成陷京師山東盜起公佐邑宰纂嚴城守
晝夜宿睥睨間傾橐治捍禦具不足則鬻郭莊
別墅得二千餘金悉供其費城竟獲全至今父
老人人能言之長兄卒遺嫂曹共養二十年不
懈弟沒無子公亦僅一子杞園先生名貞推與
爲後其篤內行又如此侍御公賦性倜儻意度

闊略視天下事數着可了天啟辛酉舉于鄉崇禎辛未成進士除大名推官公雖職在治獄然知國家方急流寇故其所至一意辦賊癸酉夏流寇偪畿輔有守順德功是秋聘考楚闈經行柏鄉寇大至時柏無令城必不保或謂宜間道馳去公曰鈞王土也奈何棄之糾集士民堅守三日夜賊知不可撼圍遂解攝郡事創置戍卒八百人親勒習之費幾五千金皆自爲經紀未嘗以一錢擾公私也攝開州領轍土人之應流

寇者其患不成治理流聞擢監察御史旋命巡鹺兩淮時度支告匱增引增課諸議無虛日公以其病商弁奏罷之事竣得積羨七萬五千金悉助縣官不以自潤會誠意伯操江蘄乾商人抗疏劾其罪狀雖脅從抵法而不及主者公恚甚竟乞骸骨歸卒於家方霖海公之先力農橫經矍然布褐耳三先生者出或以行誼顯或以事功著道光嵒穴名勒旂常前人蓄而未發之蘊亦旣見於世矣而孝廉有西河之憂侍御懷

伯道之憾雪松先生中處其間抱此巨痛撫棺題主一事天地鬼神寔式臨之爲之子者旣重違父言以隕叔父之祀又懼貪父命而廢禰廟之饗展轉寤寐斯亦仁人孝子之所難言者矣幸天祚張氏杞園先生舉丈夫子三八在辛字卯君主雪松先生祀在戊字申仲以孚孝廉公在乙字亶安以孚侍御公俱詳先生自著立後記而自霖海公一脉張氏之廟無廢饗荷夢之祥不於是啓其符耶余孜張氏自處士公以來

隱於野則孝友之風也仕於朝則埋輪之節也其文章垂金石則兩京之雄而玉樹盈階皆靈和之植也豈必稽故牒於西京撫唐宋之軼事也哉杞園先生與先大夫童膺拔萃科已未以博學宏詞徵不赴爲文典古質與直追史漢著述等身已行於世愉亦與卯君雍試爲同舍郎故用藹充宗敘黃氏世譜例據志傳所紀而野蒐之使名字得附不朽於先生集中則厚幸矣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年姪昌樂閻愉

謹述

謝臯羽謂文字能娛老娛老之事多矣安所取于文字爲也葢人之生少壯老盡之矣當其壯也思少之時已若前塵迨其老也思壯之時又如昨夢豈非老不如壯壯不如少哉獨至爲學則異乎是丱角之年泚筆爲文從衡駘蕩若奮雷之啓蟄快風之振槁雖有作者未肎多讓歲月既滾聞見益廣霜降水涸而後知文字外別有事在原非號鯨鳴鼉儷花鬬葉之所能盡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此文章之境所以少不如

壯壯不如老也予也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其視翰墨如五穀之療饑藥石之伐病鼓歈之樂幽閒少壯沈酣老不知止雖與年俱進遠遜古人而以炳燭之微明借此自娛則固未嘗有別懷也魏文帝有云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余每歎爲知言及讀蕭蘿州之言曰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又不覺爽

然自失矣集凡序十首記七首志一首傳三首墓表五首墓誌銘三首行狀三首贊二首銘七首議一首雜著一首題跋二十一首合之得三萬五千餘言題曰娛老集康熙戊子臘日杞園老叟張貞識

篇目

序

杞紀自序

青州鄉賢小傳序

安丘鄉賢小傳序
王氏家乘序
吳擎一使君詩序
郎梅谿明府詩序
竹梧書屋詩序
馬竹船河嶽集序
攝密仁聲序
渠丘耳夢錄自序

記

安丘鄉賢題名記

重脩白雪書院記

不匱泉記

諸城丁氏重脩祠堂記

天繪瑞蘭圖記

黃璞玉生塋記

先大人全城紀略

志

青州太守張公救菑定變志

傳

兵科給事李公傳
陵縣司諭李君譜傳

墓表

孝烈文學李府君阡表
昌邑劉凝吉墓表
李旭菴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表代
益都王佐臣墓表

曹室李孺人墓表

墓誌銘

長山吳木欣墓誌銘

昌邑張廣恩墓誌銘

諸城臧母丁太孺人墓誌銘

行狀

先伯父孝廉府君行述

先考明經府君行述

先叔父侍御府君行述

贊
王周陽象贊
二十七歲象自贊
銘
端溪石子天然研銘
風字研銘
在乙兒研銘
卬竹九節杖銘
桃竹杖銘

山木杖銘

榆杖銘

議

貞憲先生閻公私謚議

襍著

請辭副墨

題跋

讀漁洋先生池北偶談

跋王內史三月帖

題顧幼鐵文集

題王弦蒲洗研小照

題王弦蒲墨菊卷

題王海重萬樹莊圖

題衞馨遠集印冊

題崔子荆松下鍾馗

題程穆倩印箋

自題紀年印箋

題蒼雲書陽

題家藏舊琴
跋朱子青所藏歐陽文忠公象蘇文忠公
書贊
跋賴古堂印譜
跋吳木欣戒謔迂談
題　顯王所書佛日高懸扁後
跋所書蘇長公十八大阿羅漢頌
題所鈔鍾退谷先生家傳後
題陳健夫濟南雜詩

題孫謙夫家問錄存

題徐生冊子

娛老集篇目

娛老集遺稾篇目

序

增修青州府志序 代
後竹梧書屋詩序
壽光王氏族譜序
學臺黃公壽序 代

記

學臺黃公政績記

傳

贈公李府君傳

墓表

清故文學曉人李君墓表

墓誌銘

清故禹城縣教諭體昊單君墓誌銘

贊

畫象自贊

銘

漁洋先生邛竹杖銘

辨竹杖銘

紓竹杖銘

扁竹杖銘

籐杖銘

約

勉厚堂五簋約

題跋

題鳴楸圖

跋馬殿虎和陶詩

跋拄杖十銘

娛老集遺稾篇目終

娛老集　　半部稾四刻

河東　張貞　杞園

杞紀自序

吾族世居維河東斥莊號高柯寔在杞子故國邦域之中也宗社久墟殿屋井邑胥化邨落天啟癸亥先府君買得一區爲饘粥業居城中央地頗爽塏余老厭闤闠移家其間鄰曲時至詢舊聞訪陳跡每泫然無所應應劭風俗通義有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

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余讀之輒爲
齒冷而今而後人將以余之笑主簿者笑余也
故凡瀏覽史傳見其有關于杞者悉掌記之旬
儲月積紙墨遂多收置篋衍漫不省錄忽忽十
年丙戌長夏郵居豐暇偶有所觸因憶前事從
煙煤蟲篆中撿出付兒子在辛次第之釐爲十
八卷綜其條目曰圖攷曰星土曰地輿曰山川
曰繫年曰沿革曰封建曰年表曰世次曰原古
曰分國曰系家曰苗裔曰春秋經傳曰經傳別

辭曰人物曰藝林曰襍綴統名之曰杞紀烏乎杞小國也吾夫子當日猶以文獻不足而歎其無徵寡昧如余乃欲於千載之下罔羅放失會稡成書補前人所未逮則吾豈敢聊記數則用塞問者之意亦冀免夫靈星主簿之誚而已康熙四十五年重九日七十老人張貞起元書於杞城之峽雲龍樹樓

青州鄉賢小傳序

吾青古齊國太公舊封地也舉賢上功之風于今未沫巨人長德接迹挺生或以文章闡聖道或以勳業翊王家存則爲儀沒而可祉春秋以來代有其人先叔父侍御府君順治初督學吳公允父老子弟之請獲祀贊宗小子貞每入郡城必拜祠下周行廟庭諦觀木主半就蝕弊恐有放失欲憑郡志則後來者居多欲稽簿籍又無老成胥史可供咨訪積疑莫破意常耿耿辛

巳秋始從學博呂君所得見舊冊蛛絲煤尾字幾漫滅亟取讀之計所載者九十六公昔人謂妄取一書爲據鄉賢大禮證以學官所守之典籍以云有據斯亦足矣然知其名氏不知其人可乎故不揆愚陋撮其流風舊事翦截排纘各爲小傳一通庶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至忞忞也其軼事得之聞見者十之一采之國史者十之二擷之家傳者十之三考之郡邑志乘者十之四其所不知則更俟博求以廣其遺闕云

耳康熙甲申夏五安丘張貞自序

安丘鄉賢小傳序

貞髫齔趨庭先君子常舉鄉里前修理言遺事以相訓迪奉諱以還貞出疇應人事見邑中長老又雅好訪問舊家典故與閥閱琬琰之詳久之覩記漸廣遂欲有所論撰竊念吾邑廛三里山郭耳而渠丘之名著于春秋數千年文獻寔藴其中脫有遺佚失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義矣不得已而姑就學宮所祀鄉賢述其行業以寄嚮往考彼舊祀合之新入者凡四十五公非

犯顏批鱗弼亮盛治則淚仁大度加惠羣黎否則獨抱遺經信心師古否則含章韜鍔養志丘園操行不必盡同要其塈實克副身世爵然固未嘗有異也至如先世父之孤情絕照迴出流俗先大人之扶義俶儻功存民社雖夙爲士論所歸而不敢妄有稱說唯取郡邑志傳不易一辭錄之或可遠嫌亦以徵信也當其經始罔羅名迹搜尋殘帙得其單辭隻行便欣幸過塈書成每一披讀舊家典故盡在行閒既不負數年

之訪求而少日趨庭先君子之提命亦如聞謦
欬矣豈遑與一時作者較文筆之工拙哉康熙
甲申徂暑張貞自序

王氏家乘序

吾邑前修侍御王公諱用字士賢少負氣節成化丁未中費宏榜進士除行人擢御史執法不阿時人以鐵面目之紀功西陲將佐憚服大同有警侍郎許某閹宦金某擁兵不出公露章劾之卽具邊鎮事宜以聞上嘉納焉後出守夔州尋致仕還里閭門却埽清操益厲邑人至今傳其二事歲當省試縣大夫舉賓興之典設餞既畢鼓吹駢闐多士聯鞍而出公命其子踞於道

側觀之以其爲錄科所遺也晚年自題其像云子孫賢多供幾年子孫不賢賣不直錢哀哉王用可憐可憐魁壘奡兀之氣至今猶可想見也數傳而後門祚中微裔孫秩祜名申錫者復以高材生著聲庠序取其家傳敕命及碑版文字錄爲一冊捧持示余請爲其序余於是重有感焉有明龐豐熙洽之運莫盛于憲宗純皇帝孝宗敬皇帝公登科在成化服官在弘治歷事兩朝以淵渟嶽峙之資當補闕拾遺之任每嘉謀

入告班聯動色而且屢膺綸綍榮及所生一時多豔稱焉曾不二百年江山遷改家室漂搖縹囊緗帙已皆蕩爲煙雲踐爲泥土秩祜念刓編蠹翰寔先人靈爽所憑一家之文獻係之藏弆護持不使與刧灰俱泯可謂賢矣自時厥後文子文孫覩王言而知國恩之旁魄覽家諜而徵祖德之焜煌不幾與周之大訓魯之寶玉同其鄭重也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余于秩祜有厚望矣康熙丙戌

大暑日張貞起元序

吳摯一先生詩序

新城王先生阮亭闢西城別墅長公周陽拈十三題自詠其勝海內詞人咸與賡詶聯爲巨軸吾郡司馬吳摯一先生一一屬和散華落藻角險撥奇能使覽之者目駴誦之者神奮一時推爲桀作余心慕之而寔未與言詩也癸未秋日先生有事海上道出安丘余始獲瞻風采何意先生一見傾倒歡若平生在先生不自知其爲官人余亦幾忘其爲部民矣無何過先生衙署

齋閣靚深几榻雅潔夾窗助明書帙離列盤飧畱客酒旨茶香揚扢騷賦提緯古今先生學問淵涵扣擊莫罄因亟索其詩集攜歸邸舍連日夜讀之不能釋手詩中有少陵有昌黎有元白有皮陸有西崑又有先生所自闢者平奇相生正變互出然後知余雖心醉十三詠猶爲知先生不盡也先生蚤年筮仕領縣建昌赫然多所表著旋以治行卓越佐郡青齊廉仁徹骨清靜存心務與百姓休息聽政餘暇聞布衣之士有

一材一藝者必折節納交相與弔爽鳩之故墟訪廣固之遺址登山臨城流連唱和長篇短什動盈篋衍先生之詩其有得於山川之助者歟抑亦海岱之區得先生之詩始稱其爲泱泱大國之風也先生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與人語直抒胷臆披露無遺片語之約皎如信誓友人下世猶周卹其子孫如昔人所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惟先生有焉詩以道性情者也先生之性情如斯詩烏得而不工哉以余觀於先生

之爲知其志之所存遠矣大矣他日廟堂之上經綸事業皆可預期若止謂其以文章揚一代之盛則淺之乎測先生矣康熙四十二年長至前五日

郎梅谿明府詩序

自文苑與循吏分途於是言儒術者筆墨馳騁幾不知天下有經濟矜政事者汲汲自奮於功業又薄辭章爲雕蟲兩者交譏豈知古今無無學問之事功亦無不見於事功之學問其不能兼而有之者則關乎其才分之不足耳以觀於郎明府梅谿先生則大異矣先生生而秀峻朗拔自其爲經生業時篇章已播人口及牽絲出宰分符桓臺治先教化約束條令必中肎綮於

土風民莫翆然胷中遇士大夫以禮延見博士弟子躬爲程課經藝人人爭自奮厲適當歲侵請賑請蠲凋瘵立起葢不待報㝡而驩聲騰于郊遂之外矣其作吏也文書盈案訟獄紛紏機務旁午日不暇給獨能汎覽流觀含英咀華無吏事之勞有文事之樂其才分之過人嘗爲何如乎先生治境寔爲漁洋王公之鄉先生朝夕晉接承其指授聆其微言且與其諸子淸遠輩更唱迭和聯屬切劘而公之所與往還又多

文章鉅公凡入邑中者先生卽折節納交見一操觚之士親若同氣落拓如余亦被物色每游桓臺先生必相過從邀入衙齋縱譚風雅飆發波涌移昔不倦出其新詩命爲評隲如此者數年詩亦屢變愈上至是裒然巳成十帙余把酒讀之古詩之典而裁也歌行之奇而逸也近體之麗而則絕句之瀟灑而超著也彬彬乎巨觀也哉余方愕眙駴歎莫測涯涘先生迺屬以一言題其首簡余廹先生高誼不能辭強顏爲序

聊酬知已之雅而已先生方在盛年事功學問綽有前塗儻不繇循吏而登廟堂不緣文苑而傳史冊無所用吾言矣康熙四十五年驚蟄日

安丘張貞序於郫居之峽雲樓

竹梧書屋詩序

戊子夏五兒子在辛歸自膠西余問茲行曾遇異人乎曰有龔君念倫者秦川貴公子也好讀書喜交游意致飛動精神足以蔭暎數人如玉之有光劍之有氣固非尋行數墨之經生且年少而智老才高而氣下又非尋常之文人才士所能望其項背者也知兒至介學博魏君介祉過訪邸舍旋邀入其齋閣明鐙促坐酉連夜分咨嗟相告曰予少日爲學志願頗侈欲從事於

經世之學未嘗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典故毋論金匱石室之藏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研究終以性命爲旨歸故視天下事數着可了燕處超然自守廓如矣迺幼嬰痼疾長而彌盛所志未就不得已而寄興篇章其陶冶性情揚扢風雅雖于古未逮而居今則有餘也使得如晉皇甫士安久病而永天年專攻此道上泝葩騷下及漢魏雖前有作者寻亦豈能多讓哉然十年困學備歷囏苦他日僅得成就一

詩人又豈予之志也夫因出一編相付曰尊公
先生今之能言者也予讀其集相慕已久欲求
數語取信天下是誠在子子其圖之在辛述尚
未竟余亟索其詩讀之翛然簡獨乖絕塵粃其
學陶等詩清淡朴茂與務若飲酒諸篇同稱篤
古真可攀提儲王直偪泉明矣竊見世族子弟
衣馬成習惟知洞房綺疏琴言酒坐否則鶩功
利飾名譽而止烏有潛心經濟銳意問學礱翰
刓編激昂發憤陳人野老望風懷思如龔君者

哉人亦有言見人爲之而亦爲之者庸人也見人爲之而必不爲之者畸人也不以人爲而不爲不以人不爲而爲之者庸奇以外人也今君之所爲若此不謂之異人可乎在辛持此夜之謂之讀書記也可卽用以序詩亦無不可龔君曉人定不河漢斯語耳

馬竹船河嶽集序

好游者未必有詩乎好游者未必有詩何以處夫登高而能賦者不好游者不必有詩乎不好游者不必有詩何以處夫看屋梁而著書者古今之稱好游者陶峴是也徧游煙水往往數歲不歸妄有詩者也而其詩不槩見其稱不好游者呂嶽之是也家仙居萬山中耕漁自給妄無詩者也詠雪之章衆皆歎服余則謂詩之有無存乎其人而不關乎游不游也馬子竹船吾黨

之能詩者也大家名胄讀書好古尤喜詞章題詠贈荅衝口而出悒所欲言一洗時俗鈔販模擬之敝而且勝情靜趣高寄遠引似非託乘上浮不足以暘其懷抱乃杜門埽迹年過半百未嘗爲二百里之行是天下之不好游未有如竹船者矣乙酉春日不告妻孥不謀朋友擔簦躡蹻忽爲汗漫之游陟梁父登泰山尋七十二君封禪之遺迹入闕里觀夫子廟堂車服禮器踰河涉洛升卦壇步縈臺撫隋隄之楊柳問艮嶽

之花石所遇賢士大夫洒徒詞客與之憑高望遠流連唱和又訪異人於賣漿屠沽之間沈吟感激慷慨悲涼無不於詩發之歷八十日往返三千里得古律一百六十餘篇是不必好游即偶一出游得山川之助而詩愈工者也以其所歷之境始乎嶽終乎河故以河嶽名集與盡東歸手錄其詩問序於余余少年志滿好爲千里之游欲藉以壯其氣而開拓其心胷吳越燕趙之區歲必一往迄今年力益衰學識益陋材氣

亦益凋落性雖好游而終不能有詩今觀竹船倡酧宴飲登臨懷古之章筆放墨飽擷藻摛華極文章翰墨之能事余不勝歎且羨焉顧欲黽勉書其卷端得勿汗顏而揍手也乎康熙旃蒙作噩且月哉生魄杞園老叟張貞序

攝齋仁穀序

循吏之政蹟多端而以見於百姓者爲實際百姓之戴上非一事而以見於言語者爲眞情然有父老子弟之言有賢士大夫之言說者謂賢士大夫之言誇不如父老子弟之言信而不知父老子弟之言質終不若賢士大夫之言文而可以行遠也我聞在昔召伯營謝則有黍苗陰雨之詩子產治鄭則有子弟田疇之詠尙矣至若無雙之政汝陰之歌徐弘也報以長生陽平

之歌東皙也丘阜江海荊人之歌應詹也清醪瓠脯豫人之歌祖逖也下朱輪上鸞栖關隴之歌王猛無盜竊無奸欺旌陽之歌許遜也凡此皆善政當前人人皆知而未必人人能言之故藉賢士大夫之筆舌爲父老子弟之心口始也因政而有詩後則因詩而益傳其政寔有交相爲用之義焉明府韓公以戚里世胄筮仕歷城省會之區煩劇難理公來未幾上官稱賢入其境野無汙萊郊無吠尨邑無爭訟一時治行遂

冠二東値掖闕令撫軍才公復移公治之掖爲
東萊倚郭其煩劇難理一如歷下而公之承上
使下亦一如前政其治效則不啻過之矣康熙
四十四年春高密長吏去職又檄公署其篆公
初至縣在歲侵之餘道殣相接凋祭未起公爲
之問疾苦設糜粥墾荒蕪撫流移戢姦慝緩征
輸祈雨澤興教化善政多端未易更僕大約持
身廉平處事精練而窮鄉幽谿有所陳說無一
不得至公前者百姓始而安之既而德之久而

如嬰兒之戀慈母頃刻不可離其懷抱也瓜期已逼新令且至邑之人士見車馬行色不能爲廣陵之畱河內之借中心抑鬱計無復之相與對揚休美而詠歌之雖言人人殊要之各攄所沐浴於公者以志慼又攄所攀戀於公者以志慕合之得若干首鋟梓以行固不敢謂爲風雅之遺音用附魏晉謡謳之後以觀風俗而程政事其亦足以備循良之實錄也哉

渠丘耳夢錄序

余耄齒弛隤經年善病既不能展書縱讀又不能出而爲登臨眺聽之事惟是蒿牀土銼看屋粱而呻唫耳二三親串閒以問疾相過延入卧内共話團圝多舉鄉里瑣言爲予娛病且舉其尤詼詭者爲撫掌之資一涉世情輒自引寐兒輩侍側每有所聞潛拾殘牘書之疾平取眎都不成語然亦可識當時抑鬱無聊故於沒理沒會處着想也不忍弃爲敝帚稍次成袠題曰渠

丘耳夢錄耳夢用漢書語顏注耳常聽聞而記
之也客有見者曰昔趙大年出新意作畫人輒
嘲之曰得非朝陵回乎謂其所見不滿五百里
也予渠人而祇記渠事得毋類此余曰不然古
人云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余以渠人而記渠事
亦士君子惓惓不忘鄉黨意也客曰若是何不
仿越絕三輔黃圖以爲書迺爲此詹詹之言邪
余曰吾何敢遠希漢魏若張端義之貴耳集康
譽之之昨夢錄其義則予竊取之矣於時歲次

己丑康熙四十八年重九日杞園老人張貞識

安丘鄉賢題名記

吾邑學宮所祀鄉賢初無定籍惟以木主之在否爲有亾明禋鉅典幾付諸荒忽疑似之間矣安丘前志作於萬曆己丑謂舊祀者三後增八續志作於康熙壬寅又增十三先後計之僅二十四公耳今祠中所列凡四十有五則續八者又將及半焉鄉邦盛事也貞乘暇月竊取而詳其姓字正其爵秩序以世代爲記勒石俾攷掌故者有據焉康熙四十一年十月一日張貞謹

記

重修白雪書院記

康熙庚辰崑山徐公來視山東學政壬午歲科兩試竣拔六郡之穎士百二十人使聚業於會城之白雪書院廣齋舍置庖湢日給以酒漿脯糒筆札之費公時時臨課爲之談說經義指授文筆而其大指在敦實行崇眞學不徒追逐于言語文字之閒苟利達而已也公之尊大人吾師大司寇公博學嗜古家多祕籍六經傳註購致尤勤綱羅漢唐以來諸家箋疏數千卷刻之

家塾名新刋經解卷帙浩繁世人罕覯公取全部庋之後閣恣學者繙閱以廣見聞故多士競騰濯磨鼓勵揖讓周旋彬彬都雅有鄒魯之遺風焉說者謂白雪書院緣起於李公攀龍創造於侍御畢公懋康鼎修於方伯衞公旣齊至公而後規模大備蓋昔人肇其端而公觀其成昔人有其名而公旣其實信不誣也公名家世胄射策甲科束髮登朝回翔郎署一旦受

聖天子特簡作師于孔孟文學之邦其來也學

士大夫莫不動色相告謂我東國得文章之大家而公尤氷蘖自矢苦意研搜所進退升降博士弟子員若季札觀樂盛衰正變辨析入微若匠石操斤而程材構櫨逋峭椳闑居楔罔失尺寸不惟賞拔者知榮卽所抑置亦莫不聳跂慭奮也故所取文皆精湥古雅兼備衆體一時翕然服其鑒裁焉公又念諸郡邑聖廟泮宮多有敗蠹陁靡者檄有司時加塗墍課士於中公按部所至則循覽廟庭周視楹宇其或弗飭旋令

卽工若濟南青州歷城鉅野汶上昌樂昌邑諸
學爲甚皆自出槖裝以葺以增階戺圭厲髹丹
粲然至如和聖述聖之廟以及忠節名臣左公
懋第高公弘圖之祠或爲創始或爲更新無非
捐清俸以爲之也山左自前代以來勤勞死事
忠孝捐軀烜烜在人耳目者左高兩公之外兖
則黄公世清顔公胤紹則孔楚公烜段公復興
王公大年東昌則張公振秀邢公太吉青則高
公名衡孫公康周萊則趙公士寬周公而淳何

公復王公曦如登則張公瑤不可縷指公每過
其鄉必闡發幽隱躬薦椒馨數十年沈滯之魄
得蒙榮造復周爰咨諏取其子弟賢而有文者
列之庠序即其後裔零謝流爲氓隸亦必資以
金帛使足自給明德之後無抱憾于樵牧者公
之恩也且公之門第王謝崔盧也公之昆季機
雲軾轍也公之道德文章冠冕一世震耀千古
而乃虛懷善下自視欿然末學布衣一言之善
一藝之長莫不誘掖奬成津津樂道不啻如口

出其推轂後進又如此故天下文章之士得與從游如登龍門褒以片語終身矜負以不得出其門牆爲恨眞一代禮樂之淵藪也壬午夏日貞過歷下一時博士弟子感公誨迪之恩請爲白雪書院作記以草野之言質直信而可徵也貞與公忝世講之誼沐教澤者久竊歎其直方靜穆不苟言笑人罕見其喜慍之色有古人之德大臣之風且以公之才之齒天風鵬翼綽有前塗其豐功偉績方自學政始學政之施方自

會城始則兹書院又學政之權輿也故樂爲之
記而取其經術行義光明卓絕播在人口者牽
連書之公諱炯字章仲一字自強舉康熙壬戌
進士康熙壬午九月上澣安丘張貞撰

不匱泉記

不匱泉者宋太夫人暨觀察澄溪先生母子孝感而出者也太夫人家本伐閱陶染詩書歸孝廉儉齋公時舅侍御公已忼慨殉難惟姑在堂凡服膳非其手調芼縫紉不以進腰臘廟享烹飪滌濯必誠必敬流涕主前至老不怠相夫教子皆爲閩人甲申夏日觀察公需次銓曹當得監司擬奉母以就祿養太夫人曰余守不出閫梱之訓生平蹤蹟未嘗逾境汝宦游四方雖有

版輿吾弗御也及就遻人適得濟南太夫人幡然改曰濟南爲吾舅伏節地且聞使宅即代巡舊署庶睹遺獻如見吾舅也欣然啓行到郡之日父老瓣香郊迎膜拜歡聲動地喜我舊使君之有文孫也太夫人知先公九罭之思東人未沫亟問吾舅遺澤猶有存者乎僉曰我公殉節之後郡人戴公之德景公之行與同時盡節大令韓公共祀西城之仙台里迄今餘七十年以歷歲久棟宇漸就蠧弊垣墉或至漫漶父老子

弟方謀更新弱者出財壯者出力有智慮者奔
走後先不三月而祠宇粲然復興棲神有堂會
祭有所省牲有房重門峭壁沈沈翼翼丹堊金
碧殆無遺功祠之雄麗遂首一郡不特脩廢墜
還舊觀而已也升主之日二東人士纍牷榼酤
肅拜祠下者奚翅萬人人吏既散復脩家享之
儀略如朱文公所定太夫人拜前觀察公拜後
而母子之孝思始爲無憾也其事流傳衆口聲
徹　輦轂乙酉孟春我

皇上屬車東巡賜太夫人扁額爲北萱暎綵母子純孝檃括全備使儒生紀述縱累數千百言能出四字之外乎

王言如綸眞曠世一遇矣觀察公鐫之堅珉貯以傑屋前堂三楹方伯高公字曰繹思以見不忘　君親之意亭後突涌清泉潚濙瀲澈其甘如醴濟南故多名泉然半在幽隱之地署居歷山之巔不假人工不由疏瀹而得爲尤異矣學使趙公用毛詩孝子錫類之義以不匱名之人

以爲知言云當雙忠祠成嘗有雙泉夾兩階汜
而出今復見此豈偶然哉泉出之明年貞偶客
歷下邦人欲侈大其傳屬記于貞貞以應德效
靈非常奇瑞得親見之幸矣故不敢以衰髦辭
詞卑事偉不暇計也嘗讀郭緣生述征記吾郡
有顏文姜者孝婦也遠汲山泉以供姑飲不勝
其勞忽有靈泉涌出室中鬱濛浩瀚遂成巨浸
至今人稱孝水焉以視太夫人雖出處不同其
天人叶應之機何千古一轍邪於乎天道遠人

道邇昔人之言也乃何以宋韓兩公忠奮於當
年而暴名於萬世盡節於明室而血食於
皇清且一時子姓同蒞茲土或假節鉞或寄專
城揚其前徽補其未盡夫亦可以覲天咫矣自
時厥後太夫人瞻廟貌以思先德觀察公敭祖
烈以慰親心休徵洊至嘉澤旁流將口不容讚
筆不停書矣請以是言爲乘韋可乎康熙著雍
困敦歲塞壯既望安丘張貞謹記

重修丁氏祠堂記

東武以文獻冠履青齊而其邑憲副丁公尤較然褎然者鄉行宦業播於人口載在國史不可縷指當官侍御時念其家自始祖處士公以來篤學砥行子孫相接至數千人稱邑中盛族甲第相望極一時閎麗之觀獨于先人斬一椽其奚以教民孝且合族哉于是以祿之羨及耕之餘庇材鳩工為屋若干楹於所居之兌方不日而堂構翬然翼以夾室繚以周垣奉高大父以

下祀之左右昭穆咸秩於禮酒醴羊豕以告成事其告廟之辭大略緬懷先德垂戒後昆以守身爲能事以干進爲淡恥祀之日靈飆肅然恍覩出入光景裵回疑肸蠁搢紳大夫父老子弟瞻拜祠下者靡不舉手讚歎以爲邑中未有之勝事也憲副公之後歷三世而爲衛公讀書懷古日以修明先業爲的嚴以課子其子蘭友奉教確謹文辭踔厲風發獲薦京闈論者皆以衛公父子爲丁氏之中興也一日周視祠屋自

始建以迄今茲已餘百二十年棟礎不無橈缺
丹堊不無漫漶召工人持矩度謀爲營繕不浹
月而榱桷之未備者逋峭之朽敗者以葺以增
頓還舊觀復奉憲副汝安公大令西生公州同
顒若公之主侑妥其中各以夫人配饗自是而
祠堂之規模大備憲副公之遺志始無遺憾衛
公力崇先德乃汲汲於此誠可謂知先後緩急
之序者矣衛公具其事而以記請余且意之祠
既更新丁氏之子孫登堂入室有不儼若祖考

臨之在上者乎出而餕神之吐父子昆季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退而絃誦塾中詩書禮樂之教有不藹然相融接而無閒者乎然後知衛公之所為其事非淺小也故樂得而書之尤願數傳而後一如今日之為則祖宗之俎豆永永其無替矣衛公名偰候選州同知蘭友名應蕙壬午順天舉人康熙癸未八月朔日姻家子安丘張貞謹記

天繪瑞蘭圖記

高密單君惟訪以進士爲令靖江旣歷四載柔姦彊舒隱詘政聲流聞將得峻擢丙戌八月母李太孺人卒於官舍惟訪千里輿棺歲終抵里朝夕哭擗盥洗上食咸遵古禮盥盤積水忽現猗蘭一叢其色微黝金光暈然三莖五花俯仰成態葉之紛披濃淡若有層次至點綴落石如畫家所云攢三聚五者莫不畢具雖使松雪濡毫衡山灑墨極其得意無以過也邑人往觀累

數百輩莫不捧手讚歎咤頌希有有張子者雅善丹青瞻玩之餘以爲此幅寶墨如覩裳羽衣曲雖乍聞終歸天上何可令人間無譜因亟索筆寫而傳之以爲天繪瑞蘭圖惟訪一日出以示余屬記其事余曰今夫星日之昭垂雲霞之舒卷花竹之芳豔草樹之條達以及龍蛇虎豹翬翟之文章奇矣人以其恆見也而忽之若夫卿雲景星麟鳳芝草則人皆以爲異以其不恆見也不恆見斯瑞之矣然瑞之來也必有所由

椒蓀之澤漸物成芳嘉種不腐蒸且爲菌昔人豈欺我哉今日之事或謂太孺人生平以謹持身而事夫子以順以寛撫衆而教子孫以嚴惟訪之爲醇儒爲廉吏皆出太孺人指授宜致斯祥或謂大令恪守内訓致身通顯版輿奉親備極色養及遇大故扶柩北歸哀感行路大孝於昭宜致斯祥余曰天開圖畫非常之休徵也非母子合德先後趾媺烏能得此或又謂子之論卓矣天之所與鬼神效靈吉祥止止有感斯作

來鳳麟產芝之草亦足彰和氣而驗貞符乃必以芳蘭示異也何居余曰是有說焉古人以蘭爲國香比德君子徵夢鄭文誕育令孚是非蘭無以爲太孺人瑞也隱谷獨秀爲王者香是非蘭無以爲大令瑞也芝蘭玉樹欲生階庭是舍蘭又無以爲單氏之子孫瑞也理有固然又何疑乎蘭以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一日現安丘張貞以是歲六月九日記

黃璞玉生塋記

昌邑東北之望邑邑中以黃氏爲著姓其先少保忠宣公歷事五朝建功異域沒後葬邑西郭隱山迴水松楸鬱然說者謂其子孫之蕃衍甲第之蟬連雖出世德詒燕寔亦山川清淑之氣有以發之也至鏡湖先生昆弟皆起家科貢或知諫院或爲儒官少保家聲由是大振且挺生雄駿競爽一門而璞玉則諫議先生季子也賦性廓落寄懷蕭遠絕去迂儒拘牽之態甫逾知

命年尚未老卽念及桑榆急覓全歸之所足跡期徧域中不意於馬阜別墅之旁遂得吉壤龍虎夾輔沙水自朝不惟來勢尊特羅城闊大而落脈隱秀更有草蛇灰線之玅環合演迤與少保公之墓門東西拱向璞玉顧而樂之于其明日再往相視青蛇蒼兎起伏龍間已稱奇瑞又有研石芝草之祥邑中皆豔傳其事璞玉旣覺自得一時綴文之士莫不捧筆爭爲頌揚因思天下稍具通才於得失榮辱皆可忘情語及烝

生之際則不能不戚戚於中今觀璞玉經理壽藏如營菟裘旣自爲記復徵文遠邇曠達高風與衆共之矣唐司空表聖蚤營生壙強人賦詩宋方巨山預作繭窩賦以代誌名人勝士不千古一轍乎康熙四十五年臘日七十老人淳于

張貞記於峽雲堂

先大人全城紀略

崇禎十五年兵蹦二東巳下七十餘城將偪安丘矣人情洶洶縣令亦惴恐將逃去先大人聞知大驚夜叩縣門直抵齋閣謂令曰公爲天子守土當視城之存亡爲死生兵至而去之不可且帶甲滿天地出必沒於軍中即倖免國法豈相貸耶渠雖小有城可守有民可兵有吾輩可供役使嬰城自保天下事未可知也令大悟相與坐語達旦鼓衆登城諸父老子弟畢至先大

人告之曰諸君謀避地遠去不過欲全軀保妻子耳乘堅城以固守尚慮其不足恃乃走曠野而圖萬全吾知其計之左矣脫或諸君出而城破先人敝廬已不復存君將安歸某亦有家室之累其自爲謀寧獨出諸君下哉衆亦悟先大人白於令搭鎖擴門納家人之在城外者城外居民數千皆相從而入人心於是大定諸父老子弟咸歃血城隍廟願受約束先大人即爲部署某東防某西備某當北而南城半壁獨身任

之募兵措餉自此日始是爲十二月九日經理甫畢敵兵大至則十四日也先大人出槖裝數百金徇於衆曰能御敵者受上賞歿王事及被創者卹其家人心思奮壯色倍增敵人不得其便遂解圍去先大人不自以爲功而讓其能於令令郎以是擢御史甲申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先大人聞變涕泣不食者累日亡何僞順縣令劉憲卿至邑衆大集殺之堂上時有明旣亾盜賊蠭起無長吏爲之統攝邑中又大亂先大人

義不可辭復出而應父老子弟之請先大人任事卽治城塹循雉械枕戈礪劍暴露城頭者五閱月饑不敢食勞不敢息雖流矢雨集未嘗少郤也邑中舊有兵三百至是增甲益校至千二百人請於臺察擇鄉人李景隆者假名偏裨以將之日夜訓練隱然成一方鎮賊屢聚衆來攻拒守既嚴復提親兵隨所向禦之皆殺傷過當由是賊不敢至城下又以四境不靖姦宄時發爲遣游偵設斥堠以伺其動靜蠢動甫形卽揃

刈之勿使滋蔓又以揭竿者衆不忍盡殲設方略以招徠之群盜感先大人威惠頫首就撫者數萬人自是而人始望更生矣於虖先大人一老書生無執可憑無責可任祇以事變當前忠義坌涌遂出而任怨肩勞以弭一邑焚突之旤始猶佐令奏功後則獨身搘拄非德望足以蓋衆才略足以匡時疇克勝此所尤難者功成之後無德色無矜心杜門自守口不言勞有古大臣之風而無其位此風人志士所以致歎於千

古也孤貞謹識

青州太守張公救菑定變志

青州海岱奥區典斯郡者代多名賢而莫盛于宋韓范富歐陽當時所謂人傑也青州得其三范之功業歐之文章彪蔚一世然皆在太平無事之時齋莊閑靜坐鎮有餘矣富文忠公守青之日適當歲侵活饑民四十餘萬每自言過于作中書二十四考至今稱賢太守以德以功遂無有出富公右者越數百年而得我張公咸陽世冑賦性俶儻自爲諸生已有以天下爲已任

之槩及荷

聖恩簡畀專城値　國運熙洽風俗淳龐之日因循既久百務待人公至而州邑長吏皆爲動色申明約束觀聽維新政事旁午迎刃而解凡所按驗使人神悚氣懾而一切持之以公心應之以虛已乃善善之意尤自悠然其長固已士歌于庠農安于野矣無何而淫潦浹歲平地皆成甽脫癸甲之閒又復大暵彌望赤地斗粟千錢民掘草根割木皮雜糠覈噉之餓莩狼籍骨

肉相食說者謂爲數百年未有之奇災公高目
時艱如痛在己咨詢疾苦徧歷窮鄉采其形狀
達諸撫軍披陳剴切無異監門之圖秦庭之哭
撫軍即據公移繕疏入告今日之民隱洞見
天澤旁流元元本本寔公之有以啓之也當公
之告藩而得請也荒政悉以爲己任講求利病
絲理髮櫛不爽累黍視十四國之遺黎有如赤
子念望救之急者掌陰沂水爲最待穀集而後
發其不轉于溝壑者幾希矣莒庚儲粟近在鄰

封欲借作賑莒人難之公開陳反覆許以刻期補還公忠信之德久洽于民故咸樂從遂取七千石一日而徧四郊窮簷蔀屋始慶更生閒關轉運皆單騎往促晨發宵征衝冒霜雨弗卹也倉廩甫完而安丘之事起饑民相對養身無策始以貸粟爲名浸假漸成剽略屯結倡和寔繁有徒公聞而憂之文書屢下誥誡諄諄稍知斂迹終未革心公曰此非口舌之所能爭也會須一面諭之于是部署役夫屏當車馬星言夙駕

矣時則傳聞異辭一日數驚家人僚屬莫不惶懾且止之曰奈何以不訾之軀輕入危邦公毅然曰士人以身許　國死生禍福已擲度外畏首畏尾事何能濟絕裾而行不持戈戟不設兵衞按轡至境雙旌五馬約略如常日及抵行衙以奪攘來告者纍纍絳標寸紙捕而訊之情重者三人斃杖下次者五人囊三木以徇餘悉縱舍不問復呼父老子弟告之曰蓄沴流行出自意外

天子之恩浩蕩靡涯痛我民之失所也蠲免新舊賦稅七百萬有奇發廩發帑無虛日又恐地闊難周遣官四百餘員分地養民[illegible]起骨加肉從來未有草野蠢動欲爲亂階是負聖恩也不知聖恩不忍負亦不敢負幸變不成倘成而一鎮之兵辦之有餘朝發夕至汝輩族矣雖族猶被惡名盍一熟思之衆股栗不能荅轉相告語且感且泣曰張公活我爲亂者解散懼亂者帖枕

矣時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也使當日
者需不先發怯不早斷傳呼響應滔大燎原其
遺
廟堂之憂不知何如也乃公不動聲色不事張
皇談笑定之二東以寧非平日德足鎭其搖撼
誠足收其心脅威足讋其志氣烏能游刃有餘
如此哉此公禦變之才也若其平居優優敷政
念士子失敎則新學宮爲弦誦之地官署就圮
則葺廨宇爲聽政之所浚范泉以存文正之舊

蹟脩松林書院以祀十二賢之高風造倉庾以儲偫米粟則牢傑宏堅爲一省冠入官以來百廢具舉此其大者也憶公始至日不暇給逾歲之後庭空若洗簾閣綈几攤書臨帖時作吳詠聲出垣外間命輕輿過佛廬與白髮老僧茶話而已然後知公之才非一郡之所能盡也在昔汲長孺用發河內倉見賞人主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龔少卿解散渤海盜賊文蜀郡好教化脩起學官成都市中此古循吏

之規不難兼而有之迺欲取其捄菑定變者與
富文忠公絜長比大猶淺之乎測公矣歲定青
之諸生吏民欲刻文於石以示久遠屬筆於貞
貞安丘人也知其事爲詳故不辭而志之如右
公諱連登字瀛州陝西咸陽人

兵科給事李公傳

我

世祖章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威加海內澤潤生民無有遠邇不式見德惟僕區一法有司奉行失宜遂多連染人不以為便是時澹園李公為兵科給事中目覩其事遴人草疏條論其可痛心者七略曰

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必分立一名目曰東人已岐而二之矣謂滿洲役使軍伍

披甲猶兵與民之不得不分別也州縣追攝猶清勾逃兵之不得不嚴覈也是已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内無貧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之匈懼如此有傷於元氣者恐多可爲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之者衆當思其何利于隱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吏人爲奇貨縱令紮詐則殷實破家禍起奴婢則名分蕩盡使愚者誤蹈而難解智者欲避而不能也可爲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即大逆不道

無以加此破一家即秏
朝廷一家之貢賦殺一人即傷
朝廷一人之培養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用東人一法戕之乎可爲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況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戚明矣不思恩義維繫其心而但欲以法竄其所往法愈峻則逃愈多學醫猶曰人費立法乃以人試乎可爲痛心者四也自捕捉起解以及提赴質審道路

驛騷鷄犬不寧無論其中寃陷實繁而蔓藤不已市鎖爲空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誰復得爲
皇上赤子乎可爲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爲然也因是而饑民流離以挨查東人之故地方官閉關不納地方人扃戶恐累嗟此窮民
朝廷日鐲粗煮賑衣而食之柰何以酷法苛令廹而斃之乎可爲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原野老稚僵仆于溝渠其強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驅逐無所投止勢必鋌而走險不嘯聚

爲盜不止方今未靖萑蘗且多方招撫何爲本我赤子乃驅之作賊乎可爲痛心者七也疏後又有兩議其一謂與其嚴于既逃之後何如嚴于未逃之先使人不能逃之爲愈乎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責逃者狎法之輕安可禁耶請

敕今後逃人不論初犯以至三犯卽行處死或

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定當倣竊盜刺字之例初逃則于面臂刺初逃二字再逃刺再逃二

字則逃人不敢逃雖逃而人不敢留矣先是疏
成將上之親串聞者蒼黃索覽齚舌曰稍易其
辭可不虞顛矣公曰吾每見言官緘口不言或
以細瑣無關者塞責
朝廷亦何貴有此闒茸贅員哉心竊鄙之何敢
自蹈且
天子聖明必不見罪即罪我死分耳使淟涊于
筆不能竟胷中所欲吐憤悶約結閔默以沒負
君負　國抱恨重泉矣乙未正月二十五日疏

入䣊中二月十七日始
命大臣會議僉謂所奏雖干律無應得之罪然
七可痛心情由甚毒欲寘之死
上意且惜公不聽改議杖徙寧古塔
上猶憫之免杖安置尚陽堡公怡然就道士大
夫送出　國門公以見理頗明持心頗定二語
告之此可觀其所學矣既抵戍所褐素疏食時
手一編吾伊不輟閒與諸遷客辨析疑義不及
世事若將終身焉未幾以疾卒則丙申五月十

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九訃聞　詔令反櫬葬於
故里公之居官居鄉諸懿行詳同邑單學士若
魯志中余取其死諫一事爲當代所共仰者特
著之公諱裀字龍袞澹園其别字先世自棗强
徙高密祖懋桂萬曆乙卯舉人同知淮安府父
衍庚母韓生四子次卽公天資明敏讀書能强
記年十六補諸生旋廩二十人中明光宗朝膺
選貢崇禎丙子舉于鄉順治己丑試禮部中副
車已考授內院中書舍人克勤厥職

上常日屬之適臺垣缺人
命簡諸郎曹文行無虧者試之公得首拔補禮
科給事中尋轉兵科娶郭氏暨娶王氏劉氏子
二人光早夭次繼祖諸生孫爾立歲貢生文行
足世其家卽屬余爲公傳者
張貞曰於乎世人見公之朝上書而夕獲罪困
阨流離至于殞生以爲君不知臣未有如我
世祖之於公者而不知議者欲死之
上弗忍也大杖遠徙

上弗忍也及讞顧侍御之獄則云在戍言官如李某魏某不可以罪人論會須用之一日觀楊忠愍草疏傳奇曰李某忠直其流輩也且逃人黥面之法悉用公前議貞竊謂君之知臣未有如我

世祖之於公者夫人特患不見知於君耳今既知之矣雖不及復用又何憾哉又何憾哉

陵縣司諭李公譜傳

公諱起庸雲子其字孝廉玄籙公第三子也兒時已嶷然不與羣稚伍孝廉公愛之曰受吾書者必此子也弱冠能屬辭藻思鬱發學使者每試必列前茅餼學宮于省試往往不得所欲及程式之文出又不能盡出公上也康熙己未循資膺歲貢入對大廷又明年試於吏部以幼學經濟冀沾一命以抒所藴壬戌部選得陵縣教諭檄未至而公已先期卒矣遠近聞之始歎數

奇也公有至性事孝廉公無違色既以考終柴
毀骨立嘗念不能終父養則專其力以事太夫
人下氣怡聲御食佐餕扶持抑搔如孺子太夫
人意有所向公必先之昔人所謂視無形而聽
無聲者公實有之矣其處兄弟易衣共研不減
古人嘗拆箸則盛推其園田以授之而取其餘
不合親友不立盟契蓋交相讓焉長兄殁遺嫠
劉公敬養四十年不懈弟善病公調食飲時起
居隱於湯藥者數年未嘗告勞兩弟逝且無子

亟爲立後鞠育勗勉俾咸成立撫幼弟熙熙怡怡終其身無閒言公故稱渠丘盛族獨抑抑思以下人閉戸靜修訓課子弟門以內皆有禮法數語以祖宗忠厚勤儉之道或以横逆來輒巽語謝之不較也與人交敦然諾急人之難甚於已其爲德毋論毋責報亦旣成而自忘之公業以長者鳴環郡邑一時臺察問俗采風輒以行誼旌叅議張公能鱗至表其廬爲蓼莪可風督學某公則謂其純孝格天矣見者皆以爲確論

云公生于天啟壬戌八月二十二日卒于康熙
壬戌三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一

楊石民先生小傳

萊濰楊先生者諱青藜字祿客賦性屋異讀易至介石之貞心焉慕之故自號石民少不學十六歲始識字十八補縣學生試有司多第高等赴鎖院獨不遇卽遇亦僅中副榜性喜博綜家貧無所畜書多從人貸且讀時有得輒獻欲流涕曰當吾世而有若人乎同時失之可恨也每期徧歷天下求如古人者與之游卒不得蓋其自處太高與物太峻孤潔嚴厲有出乎人情之

外者燕居衣冠必正視履必端道遇糞薉及治容必掩面却步或遂逡巡而返兒童輩戲以不潔置其門則終日不入亦無怒容工詩賦遺集具在讀昆侖篇知其學有根柢讀寶劍吟知其胷有經濟至于黃河賦則浩浩數千言莫能窺其涯際矣總之磊塊抑鬱不得發舒故形之言語時有奇氣自知不合於世亦不輕以示人歲丁酉安丘劉少傅方貴幸用事忽遺以書曰交淺言深昔人所忌某初信之今乃知其不然夫

有所爲而言者利於巳之言也雖交淺不言可也無所爲而言者忠於人之言也雖交淺言之可也閣下之交某淺矣某之見知於閣下亦未淺矣某必欲盡言無隱者知閣下可與言者也某北海布衣近閣下居五十里間白壯歲巳入承明某素遠貴人之門故稔知其人而未覿面者四十餘年矣丙申歲某窗友子延在翰林閣下於其几上見某詩稾一卷亟稱之明年春假歸葬兄某時客安丘謬投某一札中有向在子

延處得讀佳作知百里內有賢士久矣之語嗟夫古之所謂知已者以道相尙不以文相詡閤下之知某獨以詩也哉閤下之知某淺矣某之見知於閤下亦未深矣某必欲盡言無隱者知閤下可與言者也卽以閤下不欲聞之言進之可幸無罪也某聞之登高者不極其巔撥淵者必避其險非巔與險之果能危人也恐至而忘所處焉危斯乘之矣今閤下位列台鼎巔矣險矣能退則退善矣不然而優游歲月伴食中書

雖無補于國事或亦可以自全迺某伏處草茅稍有異聞焉龔芝麓之鐫十三級則以蜀雒分塗也趙清止之坎壈終身則以避馬未遠也周櫟園之擬以立斬則報復睚眦也陳百史之無辜伏法則與爭權競進也其他訛傳尚多事關鴻鉅有傷國體有干名教諒閣下所必不肎爲者故未敢輕信而妄言之卽此數端苟其有之亦足招尤矣其居鄉也檢束家人固爲得法其間不無一二跳梁者如時禁私鹺大車方軌而

進皆謂劉衙湯鹽不許逼洋大木遠艫而下盡稱相府房料所在有司莫能何問至昏因田產與舍人子有連者雖抱淚冤孰敢與訟諸如此類人人側目而閣下固未之知也直指程君旣稱顯秩按部安丘亦重事權乃與盛併拜轡人城未至尊府半里許卽下車步泥淖中又過半里許然後升車有勢如此他人以爲榮有道如閣下能不懼乎不幸而傳之

朝廷功耶罪耶閣下高明盡一思之閣下之所

居與閣下之所行衆忌之而欲擠之者匪朝伊夕矣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竊爲閣下危之今日惟當速解相印投劾歸田偕二三素心之士却詩文談性命何樂如之况閣下之位人之欲居者衆矣閣下歸則大賚必喜

上亦不怒族鄙戚孰咸烹羔釀醴以尋舊好亦人生不再覯之遇也某之有言非若昌黎老泉之鳴號知已欲有所求而言也直爲閣下耳閣下貴盛之日久矣不謁之於昔而言之於危疑

嶮巇之際求人者必不若是某學宗東魯以道
爲進退非但無所求而已感閣下先施之誼又
託在同鄉不能嘿嘿而亟欲効愚忠於閣下也
聞之智者能謀勇者能決某之言無可取焉則
已苟可少禆萬一而輕棄之恐亦閣下之不再
聞者也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儻謂
帝眷方殷猶與不決厥心一丶生卽欲退而弗及
矣伏惟閣下留意焉相國得書雖不能用然亦
無以難也先生晚年移家安丘潛心性理之學

埽除一室匿跡其中竊於窗隙闚之正襟危坐聲聞俱寂一編自對則雒閩諸先生書也間有披其帷者不發一語坐久彌恭祇覺冰雪之氣偪人而已先生從不問家人產老來家亦益落寄食友朋而行止自如絕無依人侷促之狀論者以爲有古介士風年九十而卒葬安丘東郭外

贊曰先生規言矩行目無旁矚見者皆笑爲腐儒及有激於中偘偘而談無所回避居然天下

之大勇矣使相國能用其言於未敗之先一身旣去人可漸與相忘奈何沈溺故常壯往不已世祖皇帝亦漸疑之言官因盡發其私天子震怒簿錄其家子孫隸籍旂下及上疾彌留遺詔罪已猶謂其偏私躁忌淩悔夫斥逐之不蚤相國聞之自恨以死或云有他故不忍言也於乎相國之罹慨酷已極矣然旣不酷無以徵先生之識迺識雖高而究與魯公之埶師平原之館客同其無用也惜哉

孝烈文學李府君阡表

明之季時將鼎革天下大亂吾鄉人士或以兵或以役或以流離播遷死者多於麻竹求夫死得其所可貫日月可泣鬼神同不敝於天壤未有如我濡之李公者也公諱沾濡之字也山東安丘人處士諱三祝之子中憲大夫西安知府諱遷梧之孫贈承德郎戶部山西司主事諱完之曾孫也公廉吏之後處士公又意氣自豪不事生產及公弱冠已徒四壁立嘗從田中負禾

歸見者曰子能力田可以無饑矣公歎曰予豈長爲農夫者哉公家之東有邨名川里院者爲族父中宇君所居公游其間中宇君與語知公有志讀書遂留與子襄明同學家塾公奮自厎厲不三年而業成補學官弟子旋廩二十人中學使者某公爲詞壇宿素最愛其文每月命題檄取公經義二十篇以課其子其爲名流所識賞如此崇禎十五年冬

王師再下山左處士公盡室避之海上兵火充

斥公知不免亟勸父返故鄉不聽迺遣二子與
其妻鄭歸二子依戀不忍去公曰無益也吾爲
吾父死汝爲汝父生豈必以胥溺爲孝哉公旣
留從父父爲邏卒所獲公奔入軍壘謂其帥曰
此吾父也老不任役使願以身代帥領之父得
釋去尋偉公貌疑爲富人怒其垂槖遂射殺之
亂定舁其尸歸喜形于色母劉太孺人撫之曰
兒何笑家人曰子代父死無憾故含笑入地耳
時癸未正月十二日也年四十有五葬于邨北

之新阡昔潘綜遭孫恩之亂與其父驃避賊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一賊勸之父子並得免予每讀南史至此輒嗟咨涕洟想見其人以觀于公其行事何相類也因思父子感通唯一至性公與潘君見父被執情迫於中詭不再計佗然赴難生死安論萬幸則爲潘不幸則爲公要其初心原無二致由今視昔千載同烈矣公娶鄭氏子男二其昆其昭俱縣

學生女二嫁縣學生孫爾晟太學生孟統新孫
男五塽早卒坰坦俱太學生壥埰俱縣學生曾
孫男女十八人公沒七年予始娶其從女知公
夙事爲詳又五十五年因其孫坰之請迺取當
年實事論次刻碣雖與邑乘牴牾欲其昭信後
世也康熙甲申四月姪壻張貞表

昌邑文學凝吉劉君墓表

都昌古營城地去余淳于別業百里而近岡迴水繞風氣堅密醇儒俊民含章挺生吾宗人多錯處其間故每過之往必浹辰意戀戀不忍去其中人士亦樂與余游劉子承三其魁然者也父文學君卒將葬乃郵所撰事略介家誠思中舍以書請表其隧道之碑遂不敢用老疾辭惟君諱長慶字凝吉代居利津其上祖諱孝先宋末始遷昌邑城西之新郭邨六傳爲君之高祖

諱堆曾祖諱堯卿祖諱嘉衡父諱芳聞娶李氏女生六子君居第五幼負美質器宇淵涵有大人度總角喪母哭泣備禮哀動觀者毋有所訓恪守終身稍長補學官弟子甫爲諸生即遭外艱自傷孤另益勉於學辭章粲美而尤以制行爲鄉里所推重性忼慨好施遇人險難輒資以泉粟未嘗靳惜或微諷曰獨不爲橐裝計乎君弗聽春秋佳日酒食秖飾奇蓄庀具召親串聚比鄰呼盧浮白竟晝夜不示倦色君行意自如

而先業亦不爲之少挫歲大侵縣大夫持簿勸輸以食餓者君出粟振之而不書名于簿葢不欲以施濟邀鄉曲之譽也令彌重之旌其廬與元配姜孺人齊眉一德白首相莊孺人卽世不娶後妻不畜小婦人稱其賢教諸子姓讀書之外申之以雍睦故皆和樂豈弟每相聚一室情誼篤摯笑言啞啞喧然若陽春之入座隅其有得于庭訓者深矣君素強無疾于康熙乙酉之閏月忽病數日而卒則二十日也距生崇禎甲

戌八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二即于卒之歲十一月十二日合葬邨北之祖塋娶封光祿大夫巡撫廣東都御史姜公諱演女子男子二元秀歲貢生候補學正元實邑庠生子女子二適副榜貢生王嵩齡庠生宋準生孫男二一鎧邑庠生一鍵孫女七四適人三許字曾孫男四安洵安洽安渙安澣曾孫女二余觀於君蚤失怙恃孤露無依克自振厲以敦倫善俗爲鄉里祭酒巳可謂豪傑之士矣而猶以其無高爵盛位

之報爲士友所悵惜然能以道啟迪後昆卒皆扶義俶儻卓然自見於時於呼其卓然自見於時也其即士友之所以爲君慰者歟康熙四十四年冬至日安丘張貞造

文學旭菴李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表 代

吾吳二百年來得一循吏曰安丘茂賓李公令吳江有異政如籲天息火縱囚來歸皆孟堅傳中不數數見者余心焉慕之自通籍後屢過齊魯東望其廬輒欣然神往想見其人庚辰夏張君杞園偶游京師叩門相訪屬余文其內兄李君夫婦隧道之石閱狀知君吳江公之曾孫也昔人有云愛人者兼屋上之烏況公之嫡肖乎故爲之表其墓曰君諱其旦字復旦一字旭菴

世爲安丘峯山里人始祖以下七世曰完封戸
部郎中完生遷梧卽吳江令也歷官西安大同
兩郡守遷梧生三祝處士三祝生涵崇禎癸酉
舉人是爲君父母辛孺人君生而警穎異常兒
稍長日誦書數千百言弱冠補邑博士弟子性
喜飲酒連進數十觥不醉醉後貌益恭聲益下
氣益溫醇故人皆樂與之游少好騎馬佩劍每
得一良驥一寶刀調御拂拭常至終日雖性喜
武事然不爲任俠尚氣之行且其家稱渠丘鉅

族雅不欲以門地自雄人無少長遇之必恂恂恭謹與姻戚相接一本于誠苟以甘言紿之雖胷懷叵測亦不疑其我欺也里中有惡少年動以勝氣凌人君能折節下之相得甚歡終身無迕孝廉公固寛然長者教諸子姓未嘗過爲督責而君之事父母則夔夔齊栗終日侍側不見惰容其待諸弟妹饒有恩義家庭之際煦煦怡怡如也以君之好行其德專氣致柔種種皆壽者相偶于夏日嬰寒疾以弗慎醫藥竟卒君年

生未了之事元配王孺人以一身肩之矣孺人
故受山衣冠族所居去君家十里而嬴世世爲
昏因若朱陳然孺人父諱乑籍諸生以素與孝
廉公相善也故孺人少于君五歲忘年而許字
焉十四來歸卽能順其舅姑安其家人旭菴沒
時舅姑在堂生子才九歲孺人竭朝夕之力代
君子職白髮老人頓忘喪子之戚及相鹽捐館
舍喪葬易戚咸備鄉里稱之孺人持家秉綜理
詳明大小臧獲指以百數咸禀禀受約束而庭

絕叱詈聲鹽米瑣細皆操其盈縮而不尚刻覈家亦日隆隆起非君在時不啻十倍矣至其教子首戒宴游酒親串之過從者鮭菜立具務極豐腆未嘗以其身儉使其子失賓主歡晚年病痱作輟不時病少間寢門之管鑰庋鄴之筐篚猶數問不置也君生崇禎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康熙八年六月十六日年四十七於明歲十一月十九日葬祖宦之新阡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朔日改葬所居下坡邨東八珠山麓孺人

生崇禎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卒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三於其卒之明年四月四日啓君之竃祔焉子男一怡貢生娶王氏謐娶張氏女二長適王若曾次適王寅亮孫男五大木大本大耒大宋又朴孫女一所昏嫁多令族詳具狀中嗚呼茂實公兩守名郡以清節峻猷聞天下及角巾東歸潔身高蹈以酒自放忘情去留人比之漢蓋公管幼安焉至旭菴既歷三世猶守其家法益樹德以滋之昔人所謂必

復其始者寧必致身通顯始稱克繩祖武哉獨
恨旭菴無年遂成缺陷而王孺人以恭儉補之
无成代終女德所係功豈鮮鮮也杞園歸而以
是復其子使樹石墓道或亦足以沒旭菴夫婦
矣

益都王佐臣墓表

康熙丁亥夏六月余客青州王子舜五衰服過余邸舍再拜請曰治有祖父之喪葬已迫期願得一言書其隧道之石按狀君氏王諱宣佐臣字也其先萊之濰縣人明季有挾軒岐鵲意之術以游青者所至立效因習益都家焉至君高祖嘷生來召來召生境境生之琩則君之曾祖父也君天性醇謹狷介自好不苟取予飾容止愼舉動衣裳整潔不染塵埃時當匆遽未嘗有

躁急之態且存心敬畏晨起必北面稽首遇朔望有加禮膢臘祠祭務極豐腆高曾以來旁及伯叔父母即兄弟之無後者亦從與享之先世遺書遺物雖殘闕斷爛珍惜若護頭目更歲久終不散失樂施予宮觀神祠輿梁道路所需瓴甓逋峭悉資助之冀濆于成親鄰之不能葬不能昏嫁者多方賙給掌秩輯屨全活無算長孫治生而明穎聘妻早夭有富人欲以女妻之遣媒致辭曰王生壻我青衿可得也君曰功名有

定數苟且得之終身受制外家矣竟不就李某者爲子納粟入太學有所逋累君代償未幾其子死以中子冒之或說君以一言發其私某旣不測矣君笑謝之甲申六月君病疝瀕危命其子孫曰吾死矣胷中無一事惟與某某有小假貸未償耳葢棺後當亟補還勿使我遺憾地下也閱日病瘉如數付之生平所爲略其大者如此其細微顧不能盡書也晚年日進治督課之令與郡中賢俊游優給艮至治卒能淬厲進取

有聲譽校皆君訓迪之力也君之食報其在斯歟生以故明崇禎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以康熙丙戌正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有七娶王氏子一人天福候選主簿孫三人治庠生澤澄孫女一適羅斌曾孫大椿於是治將以丁亥十二月十九日奉君之柩與其元配合葬於城南小硎之新阡又能述君之賢行以屬余也徵諸州人以爲良然故爲序次其說使鑱墓上用塞孝孫之意庶亦可以示於今與後也巳康熙四十

六年秋九月晦日安丘張貞表

曹室李孺人墓表

吾邑孝廉露緐曹君湛有賢妻曰李孺人年十八而歸三十六而沒當其初喪露緐哭之纏緜哀痛無復生人意逾歲而悲思彌甚將葬露緐挾所草事行幾三千言請余文其墓上之石余讀之其狀里居世系曰萊濰孺人所生邑也封榮祿大夫直隸守道參議諱世秀者祖也庚戌武進士雲南都督同知諱珵者考也贈一品夫人趙氏者母也其狀生卒子姓曰康熙九年十

月二十八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孺
人之生卒年月日也一子曾紹二女一適虞生
張壯輿一許字韓際垣一孫稟厚方呱呱而泣
也其狀事實曰孺人以閥閱之女來嬪吾家承
親相夫無驕汰之色娣姒姊妹頗衆孺人接之
如一人前室遺子女遇之如一母且婉嫕柔順
先大夫稱之曰新婦似習爲貧家婦者吾母王
宜人曰吾婦也乃若吾女葢欣欣然交相賀也
余性樂託不耐纖瑣家幾中落孺人儉于自奉

黽勉有無傾槖市田百畮以供饘粥余屢赴公
車襆被資糧皆預爲儲待往返數千里無有匱
竭孺人力也子雖憂未嘗忘教至爲女擇所歸
孺人則別有見解力爲主持後得宜其室家一
時共推高識若盡脫簪珥以資昏嫁又其小焉
者也孺人旣歸之明年父九錫公卒于官訃至
驚痛欲絕勺水溢米不入口數日余反覆慰譬
始得不至滅性然行歎坐愁皃爲之瘁矣葢孺
人少失恃事父最孝九錫公遠宦楚滇遂留維

揚依祖父母曾一省父鄂渚未幾北歸片帆將發父女相持淚下如綆縻平居偶一述之輒悲不自勝今遇大故哀可知也是後意思索莫念父之淚時或入夢中夜失聲彊爲排遣病源已伏孺人之沒雖後其父十有八年猶然死孝也露繁之狀如此予與其家世通昏因知其內行爲詳孺人生而靜慧髫年受書女師未竟業及歸露繁見其好學繙閱濡染不離一室久之關節開解曉暢文義每晏坐對譚皆有理致至裁

事決筴悉中肎綮說者謂露繁修然自好不牽世俗趨舍即其警戒相成之明驗也故露繁誓不再娶秉節彌堅以庶幾于歿者復生生者不愧之義非孺人之貞賢且才惡能得此於夫子也哉烏乎昔人有言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躳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閤之中也露繁知此亦可無憾於彼蒼矣露繁之具草多情語爲擇其有關婦德婦功者書之使刻墓上以永其傳焉康熙四十五年十

月之交七十老人張貞表

待贈承德郎吳君墓誌 并銘

余於故人長山吳君木欣誼最淡而木欣又與其內弟高唐朱君子青善木欣歿子青爲之卹其孤整齊其遺文排纘其事行欲託不朽於余余家去木欣遠而子青與之爲密戚且得數晨夕也知其平生爲彌詳遂各舉所知參伍而爲之誌君總角明惠善屬文父內丘公深喜之以爲類已甫踰弱冠學問日以成就而內丘公卽世君出酬應人事世故牽率場屋之業少疏然

名父之子聞見廣博事機之會題覈裁量迴出流輩他人所齗舌而退者君必掉臂奮袂直前弗顧也內伯中丞朱公嶽蔭方列戟擁旄敭歷南北爲一世龍門于後進少所許可顧獨愛君填撫粵東總制閩浙莫不與偕閒委以事任君扣囊底之智鉤校精密指屈心計咸一一如中丞公指諸內兄弟亦待之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故君雖家於陵一年強半在濟南郡中屬在知交有事會城者靡不問道於君君卽爲之決

疑難謀緩急人人意滿說者謂君終日矻矻求其一言爲身圖一事爲家計者無有也四方勝游入其邑爭造門投謁以得一見君爲快君亦延接驩然家故善釀酒槳脯醢悉按食經賓至鮮毳臚次譚諧間作連日夜不厭人皆疑君饒積著而不知罷服已盡折入子錢家矣性好游佳山水興會所至買輕舫呼筍輿遠涉吳越閩廣邦君大夫賢豪長者多君所故識亦不輕與通惟與貧士之賢而有文者相結納如番禺屈

翁山陳元孝諸君每過邸舍文酒流連至不能舍豫章隱者八大山人君訪之蕭寺賦詩以贈有落花心事鐙前詠如戟須麋鏡裡看之句山人終身誦之過金陵遇郭華野先生以吳江夙案爲怨家摭拾聽讞江寧親故無一人敢至其前者君與先生無一揖舊獨往左右之事畢不告姓名而去中丞公奉命分修南河薨於高良磵公子子青千里輿棺君佗然同往時方嚴冬氷雪塞路君爲之部署役夫屏當牆翣夙興曙

戒未嘗告勞後數年子青追論之猶感泣也友人李因兄女及笄貧不能嫁君傾橐助之始克成禮已稱貸而歸范文正公流寓長山南郭有祠久茀不治君力葺之頓還舊觀祖父厯代念無所用其情墓上之石必假名筆踏門拜請十返不倦祖文林公遺墨數紙徧求鉅公題跋賸尾復覓良工勒石傳布又好訪求上世以來舊聞遺事為文紀之以示子孫推其心蓋無時敢忘先德也君旣謝去所習制科業於書無所不

闕而更留心典故凡吉凶大禮遠近皆來咨質
君證據今古援引經史以荅之人始知有職志
焉所著詩文四卷視齋隨筆十卷皆雍容大雅
班馬闕疑論戒謔迂談二種感發蹈厲尤爲時
所稱君姓吳氏諱長榮木欣字也別字青立峴
自號穫園灌長其先東強人明初始徙濟南之
長山數傳至永平訓導諱文魁是爲君高祖階
州學正諱三戒是爲君曾祖縣學生贈文林郎
平順縣知縣諱凱是爲君祖順治巳亥進士平

順內丘兩縣知縣候補中行評博諱瑄是爲君父封孺人安氏是爲君母有子三人君其長也生以順治丙申二月初七日辰時卒以康熙乙酉四月十八日未時年僅五十以國子生考授州同知娶高唐文學朱公顯蔭女郎子青從姊也生男子二長曰存恪縣學生次曰奕蔚孫男一彤孫女一以卒之　年　月　日葬於某鄉某原烏乎木欣以余爲其父之執友也獨慕近余每歲一訪余於家余有事會城道出長山亦

必過君盤桓浹日飯已卽與步出城西門游其蔬圃所謂吳家菜園數世守之勿失者也藂回徙倚坐井湄栟下譚世運之遷流物情之變幻放言極論晡而後返率以爲嘗甲申八月余復過之君偶有所觸不勝憤懣別後常恐其怫鬱致疾而不意其遽殁也乙酉秋兩過君門有空其無人之歎故忘其衰病覥顏搦管曲徇存恪之請聊以慰君於地下且以塞子青之意不知有當子青否也銘曰

有壟睪如培之愈崇有木森如滋之彌豐以循
吏爲父以貞士爲翁既培且滋宏其蔭蔭而芃
芃乃抱奇懷磊塊滿胷結客千里誦義僉同施
則未究以還化工崇耶豐耶吾能徵之在後之
侗